

名利场

二



萨克雷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利场

二

萨克雷著

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第三十六章

全無收入的人怎么才能过好日子

我想，在我們這名利場上的人，總不至於糊塗得對於自己朋友們的生活情況全不關心，憑他心胸怎麼寬大，想到鄰居里面像琼斯和斯密士這樣的人一年下來居然能夠收支相抵，總忍不住覺得詫異。譬如說，我對於琴根士一家非常的尊敬，因為在倫敦請客應酬最熱鬧的時候，我總在他家吃兩三頓飯，可是我不得不承認，每當我在公園里看見他們坐着大馬車，跟班的打扮得像穿特別制服的大兵，就免不了覺得納悶，這個謎是一輩子也猜不透的了。我知道他們的馬車是租來的，他們的佣人全是拿了工錢自理膳食的，可是這三個男佣人和馬車一年至少也得六百鎊才維持得起呢。他們又時常請客，酒菜是丰盛極了；兩個兒子都在伊頓公學^①讀書，家里另外給女兒們請着第一流的保姆和家庭教師。他們每到秋天便上國外游覽，不到伊斯脫波恩便到窩丁；一年還要開一次跳舞會，酒席都是根脫飯館預備的。我得補充一句，琴根士請客用的上等酒席大都叫他們包辦。我怎麼會知道的呢？原來有一回臨時給他們拉去湊數，吃喝得真講究，一

^① 英國最貴族化的公立學校。

看就知道比他們款待第二三流客人的普通酒菜精致許多。这么說来，憑你怎么馬虎不管事，也免不了覺得疑惑，不知道琴根士他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琴根士本人是干哪一行的呢？我們都知道，他是照例行文局的委員，每年有一千二百鎊的收入。他的妻子有錢嗎？呸！她姓弗灵脫，父亲是白金汉郡的小地主，姊妹兄弟一共有十一个人。家里統共在聖誕节送她一只火鷄，她倒得在倫敦沒有大应酬的时候供給兩三个姊妹食宿，并且兄弟們到倫敦来的时候也得由她招待。琴根士究竟怎么能够撑得起這場面的呢？我真想問問：“他至今能够逍遙法外，究竟是怎么回事呀？去年他怎么还会从波浪涅回来呢？”他所有別的朋友一定也在那么猜測。去年他从波浪涅回来，大家都奇怪極了。

这里所說的“我”，代表世界上一般的人，也可以說代表可敬的讀者亲友里面的葛倫地太太^①。这种莫名其妙靠不知什么过活下去的人，誰沒有見過？無疑的，我們都曾和这些好客的主人一起吃喝作乐，一面喝他們的酒，一面心下揣摩，不知道他是哪里弄来的錢。

罗登·克劳萊夫妇在巴黎住了三四年后便回到英国，在梅飞厄的克生街上一所極舒服的小屋里住下来。在他們家里作客的許許多多朋友之中，差不多沒有一个肚子里不在捉摸他們家用的来源。前面已經表过，写小說的人是無所不知的，因此我倒能够把克劳萊夫妇不花錢过日子的秘訣告訴大家。不幸現在的報紙常常随意把分期發表的小說摘录轉載，所以我覺得担心，要請求各報的編輯先生不要抄襲我这篇情报和数字都絕端准确的

① 莫登(T.Morton, 1764—1838)的“快快耕田”(Speed the Plough)一剧，在1798年出版，剧中有一个从未露面的角色叫葛倫地太太(Mrs. Grundy)，現在已經成为拘泥礼法的英国人的象征。

文章。既然發現內中情節的是我，出錢調查的是我，所得的利潤當然也應該歸我才對。如果我有個兒子，我一定對他說，孩子啊，倘若你要知道有些毫無收入的人怎么能過得那麼舒服，只要常常跟他們來往和不斷尋根究底的追問他們。不過我勸你少和靠這一行吃飯的家伙來往，你需要資料的話，盡不妨間接打聽，就像你運用現成的對數表似的就行了。信我的話，倘若自己調查的話，得花不少錢呢。

克勞萊夫婦兩手空空的在巴黎住了兩三年，過得又快活又舒服，可惜這段歷史，我只能簡單敘述一下。就在那時，克勞萊把軍官的職位出賣，離開了禁衛隊。我們和他重逢的時候，唯有他的鬍子和名片上上校的名銜還沾着點軍官的氣息。

我曾經說過，利蓓加到達法國首都巴黎不久之後，便在上流社會出入，又時髦，又出風頭，連好些光復後的王親國戚都和她來往。許多住在巴黎的英國時髦人也去奉承她，可是他們的妻子很不高興，瞧着這個暴發戶老大不入眼。在聖叶孟郊外一帶的貴人家里，她的地位十分穩固，在燦爛豪華的新宮廷里，她也算得上有身分的貴客。克勞萊太太這麼過了好幾個月，樂得簡直有些飄飄然。在這一段春風得意的日子裡，大概她對於丈夫日常相與的一群老實的年輕軍官很有些瞧不起。

上校混在公爵夫人和宮廷貴婦們中間，悶得直打呵欠。那些老太婆玩埃加脫，輸了五法朗便大驚小怪，因此克勞萊上校覺得根本不值得斗牌。他又不懂法文，對於他們的俏皮話一句也不懂。他的妻子天天晚上對着一大群公主屈膝行禮，这里面究竟有什麼好處，他也看不出來。不久他讓利蓓加獨自出去作客，自己仍舊回到和他氣味相投的朋友堆里來混，他是寧可過簡單些的生活，找簡單些的消遣的。

我們形容某某先生全無收入而过得舒服，事实上“全無收入”的意思就是“来路不明的收入”，也就是說这位先生居然能够开销这么一个家庭，簡直使我們莫名其妙。我們的朋友克劳萊上校对于各种賭博，像玩紙牌，擲骰子，打彈子，沒一样不擅長，而且他經過長期練習，自然比偶然賭一兩場的人厉害得多。打彈子也和写字、击小劍、吹德国笛子一般，不但需要天賦的才能，而且應該有不解的研究和練習，才能專精。克劳萊对于打彈子一道，本来是客串性質，不过玩得非常出色，到后来却成了技术高明的事家。他好像了不起的軍事家，面临的危險愈大，他就愈有办法，往往一盤賭博下来，他手运一些也不好，所有的賭注都輸了，然后忽然来几下子灵敏矯捷得出神入化的手法，把局势挽回过来，竟成了贏家。凡是对他賭博的本領不熟悉的人，看了沒有不惊奇的。知道他有这么一手的人，和他賭輸贏时便小心一些，因为他有急智，腦子又快，手又巧，別人再也賭不贏他。

斗牌的时候他也照样有本事。到黃昏初上場的时候他老是輸錢，新和他交手的人見他随随便便，錯誤百出，都不怎么瞧得起他。可是接連几次小輸之后，他生了戒心，抖擻起精神大战，大家看得出他的牌風和本来完全兩样了，一黃昏下来，总能够把对手打得服服貼貼。說真的，在他手里贏过錢的人实在少得可憐。

他贏錢的次數那么多，無怪乎眼紅的人，賭輸的人，有时說起这事便要發牢騷。法国人曾經批評常胜將軍威灵吞公爵，說他所以能常胜的緣故，無非是意外的运气，可是他們不得不承認他在滑鐵盧之战的确要过一些騙人的把戏，要不然那最后的一場比賽是贏不了的。同样的，在英国司令部，有好些人風里言風里語，总說克劳萊上校用了不老实的手段，才能保贏不輸。

当时巴黎的賭風極盛，虽然弗拉斯加蒂和沙龙賭場都正式开放，可是一般人正在兴头上，觉得公共賭場还不过癮，私人家里也公开聚賭，竟好像公共賭場从来就不存在，这股子賭勁沒处發泄似的。在克勞萊家里，到黃昏往往有有趣的小聚會，也少不了这种有危險性的娱乐。克勞萊太太的心地忠厚，为这件事心上很煩惱。她一談起丈夫好賭的脾气就伤心得不得了，每逢家里有客，她总是唉声嘆气的抱怨。她哀求所有的小伙子总不要挨近骰子匣。有一次来福槍联队里的葛里恩輸了不少錢，害得利蓓加陪了一夜眼泪。这是她的佣人后来告訴那倒楣的輸家的。据說她还向丈夫下跪，求他燒了債票，不要再去討債。她丈夫不肯。那怎么行呢？匈牙利輕騎兵联队的勃拉克斯頓和德国汉諾伐騎兵联队里的本脫伯爵也贏了他那么多錢呢！葛里恩当然不必馬上付錢，不妨过一个适当的时期再說，至于賭債，那是非还不可的。誰听說过燒毀債票呢？簡直是孩子气！

到他們家去的軍官多数年紀很輕，因为这些小伙子都爱追隨在克勞萊太太身边。他們去拜訪一次，多少总得在他們的牌桌上留下些錢，所以告別的时候都垂头喪气的拉長了臉。漸漸的克勞萊太太一家的声名便不大好听了。老手們时常警告沒經驗的人，說这里头的危險太大。当时駐扎在巴黎的第一——联队的奥多上校就曾对联队里的斯卜內中尉下过劝告。有一次，步兵上校夫妇和克勞萊上校夫妇碰巧都在巴黎飯館吃飯，兩边就其势汹汹的大声吵鬧起来了。兩位太太都开了口。奥多太太冲着克勞萊太太的臉打响指，說她的丈夫“簡直是个騙子”。克勞萊上校向奥多上校挑战，要跟他决斗。到他把“打死馬克上尉”的手槍收拾停当，总司令已經風聞这次爭辯，把克勞萊上校傳去結結实实的訓斥了一頓，結果也就沒有决斗。倘若利蓓加不向德夫

托將軍下跪，克勞萊准會給調回英國去。此後幾個星期里面，他不敢賭了，最多找老百姓玩一下。

雖然羅登賭起來手法高明，百戰百勝，利蓓加經過了這些挫折之後，覺得他們的地位並不穩。他們差不多什麼賬都不付，可是照這樣下去，手頭的一點兒款子总有一天會一文不剩。她常說：“親愛的，賭博只能貼補不足，不能算正經的收入。总有一天那些人賭厭了，咱們怎麼辦呢？”羅登覺得她的話不錯；說實話，他發現先生們在他家里吃過几餐小晚飯之後，就不高興再賭錢了，雖然利蓓加會迷人，他們還是不大願意來。

他們在巴黎生活得又舒服又有趣，可是終久不過在偷安嬉耍，不是個久遠之計。利蓓加明白她必須在本國替羅登打天下；或是在英國謀個出身，或是在殖民地地上找個差使。她打定主意，一到有路可走的時候，就回英國。第一步，她先叫羅登把軍官的職位出賣，只支半薪。他早已不當德夫托將軍的副官了。利蓓加在不論什麼應酬場上都譏笑那軍官。她譏笑他的馬（他進占巴黎時騎的就是它），還譏笑他的綁腰帶，他的假牙齒。她尤其愛形容他怎麼荒謬可笑，自以為是風月場上的老手，只當凡是和他接近的女人個個愛他。如今德夫托將軍另有所歡，又去向軍需處白瑞恩脫先生的凸腦門的妻子獻勤兒了。花球，零星首飾，飯店里的酒席，歌劇院的包廂，都歸這位太太受用。可憐的德夫托太太並沒有比以前快樂；她明知丈夫洒了香水，卷了頭髮和鬍子，在戲院里站在白瑞恩脫太太椅子背後討好她，自己只能一黃昏一黃昏陪着女兒們悶在家里。蓓基身邊有十來個拜倒在她裙下的人來頂替將軍的位置，而且她談吐俏皮，一開口就能把對手譏刺得體無完膚。可是我已經說過，她對於懶散的應酬生活已經厭倦了，坐包廂听戲和上館子吃飯使她膩煩；花球不能作

为日后衣食之計；她虽然有許多鑲空手帕，羊皮手套，也不能靠着这些过日子。她觉得老是寻欢作乐空洞得很，渴望要些靠得住的资产。

正在紧要关头，上校在巴黎的債主們得到一个差强人意的消息，立刻傳开了。他的有錢姑母克勞萊小姐病得很重，偌大的遗产快要傳到他手里，因此他非得急忙赶回去送終。克勞萊太太和她的孩子留在法国等他来接。他先动身到加萊；別人以为他平安到达那里之后，一定再向杜弗出發。不料他乘了邮車，由邓克刻轉到布魯塞尔去了。对于布魯塞尔，他一向特別爱好。原来他在倫敦欠下的賬比在巴黎的更多，嫌這兩大首都太吵鬧，宁可住在比利时的小城里，可以安逸些。

她姑媽死了，克勞萊太太給自己和兒子定做了全套的喪服。上校正忙着辦理承繼遺產的手續。如今他們住得起二樓的正房了，不必再住底層和二樓之間的那几間小屋子。克勞萊太太和旅館主人商量該挂什么帘子，該鋪什么地毯，为这事爭得高兴。最后，什么都安排好了，只有賬沒有付。她动身的时候借用了他一輛馬車，孩子和法国女佣人坐在她的身边一齐出發，旅館主人夫妇，那兩個好人，站在門口笑咪咪的給她送行。德夫托將軍听說她已經离开法国，气得不得了，白瑞恩脫太太因为他生气，也就生他的气。斯卜內中尉难受得要命。旅館主人准备那嫵媚动人的太太和她丈夫不久就会回来，把他最好的房間都收拾整齐，又把她留下的箱子細細心心的鎖好，因为克勞萊太太特別囑咐他留心照看的。可惜不久以后他們把箱子打开的时候，並沒有發現什么值錢的东西。

克勞萊太太到比利时首都去找丈夫以前，先到英国去走了一趟，叫那法国女佣人帶着兒子留在欧洲大陆。

利蓓加和小罗登分手的时候两边都不觉得割舍不下。說句实話，从这小孩子出世以来，她根本不大和他在一起。她學習法国奶媽們的好榜样，把他寄养在巴黎近郊的村子里。小罗登出世以后住在奶媽家里，和一大群穿木屐的奶哥哥在一起，日子过得相当快乐。他的爸爸常常騎了馬去看望他。罗登看見兒子臉色紅潤，渾身骯髒，跟在他奶媽旁边（就是那花匠的妻子）做泥餅子，快乐得大呼小叫，心里不由得感到一陣做父亲的得意。

利蓓加不大高兴去看她的兒子。有一回孩子把她一件浅灰色的新外套給弄髒了。小罗登也宁可要奶媽，不要媽媽。他的奶媽老是兴高采烈，像生身母亲似的疼他，因此他离开她的时候扯起嗓子哭了好几个鐘头。后来他母亲哄他說第二天就讓他回奶媽那兒去，他这才不哭了。奶媽也以为孩子就会送回去，痴心等待了好些日子，倘若她知道从此分手，告别的时候一定也觉得伤心。

自从那时候起，就有一帮胆大妄为的英国流氓混进欧洲各个大都市去招搖撞騙，我們的這兩位朋友，可以算是第一批騙子里面的脚色。从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一八年，英国人的日子过得实在富裕，大陆上的人对于他們的財富和道德非常尊敬。現在大家知道英国人有名的会斤斤較量和人講价錢，据說当时他們还没有学会这套本領，欧洲的大城市也还没有給英国的流氓所盤踞。到如今差不多無論在法国和意大利哪个城市都有我們高貴的本國人，一看就是英国来的；他們态度驕橫，走起路来那点架子摆得恰到好处。这些人欺騙旅館老板，拿了假支票到老实的銀行家那兒去誑錢，定了馬車买了手飾不付賬，和不懂事的过路客人斗牌，做了圈套贏他們的錢，甚至于还偷公共圖書館的書。三十年前，只要你是英国来的大爷，坐着自备馬車到处游

覽，愛欠多少賬都由你；那時的英國先生們不會哄人，只会上當。克勞萊一家離開法國好幾個星期以後，那一向供他們食宿的旅館老板才發現自己損失多大。起初他還不知道，後來衣裝鋪子裡的莫拉布太太拿着克勞萊太太的衣服賬來找了她好幾次，還有皇宮街金球珠寶店裡的蒂拉洛先生也來跑了六七回，打听那位問他買手表鐲子的漂亮太太究竟什麼時候回來，他才恍然大悟。可憐的花匠老婆給太太當奶媽，把結實的小羅登撫養了一場，並且對他十分疼愛，也只拿到在最初六個月的工錢。克勞萊一家臨行匆忙，哪裡還記得這種沒要緊的賬目，所以奶媽的工錢也欠着。旅館老板從此痛恨英國，一直到死，提起它便狠狠毒毒的咒罵。凡是有過往的客人住到他旅館里來，他就問他們認識不認識一個克勞萊上校老爺——他的太太个子矮小，樣子非常文雅。他總是說：“唉，先生，他欠了我多少錢，害得我好苦！”他講到那次倒楣的事件，聲音真淒慘，叫人听着也覺得難受。

利蓓加回到倫敦，目的在和丈夫的一大群債主開談判。她情願把丈夫所欠的債每鎊中償還九便士到一先令，作為他們讓她回國的條件。至於她採取什麼方法來進行這棘手的交涉，這裡也不便細說。第一，她使債主們明了她丈夫名下只有這些錢，能夠提出來還債的數目再也多不出了。第二，她向債主們解釋，如果債務不能了結的話，克勞萊上校寧可一輩子住在歐洲大陸，永遠不回國。第三，她向債主們證明克勞萊上校的確沒有弄錢的處，他們所能得到的款子決沒有希望超過她所建議的數目。那麼一來，上校的債主們一致同意接受建議；她用了一千五百鎊現款把債務完全償清，實際上只還了全數的十分之一。

克勞萊太太辦事不用律師。她說的很對，這件事簡單得很，願意不願意隨他們的便，因此她只讓代表債主的幾個律師自己

去做交易。紅獅廣場台維滋先生的代表路易斯律師和可息多街馬那息先生的代表莫斯律師(這兩處是上校的主要債主)都恭維上校太太辦事聰明能干,吃法律飯的人都比不過她。

利蓓加受了這樣的奉承,全無驕色。她买了一瓶雪利酒和一個面包布丁,在她那間又髒又小的屋子裡(她辦事的時候住這樣的屋子)款待對手的兩個律師,分手的時候還跟他們拉手,客氣得不得了。然後她馬上回到大陸去找丈夫和兒子,向羅登報告他重獲自由的好消息。至於小羅登呢,母親不在的時候給她的法國女傭人叶尼薇愛芙丟來丟去的不當一回事。那年輕女人看中了一個加萊軍營裡的兵士,老是和他混在一起,哪裡還想得著小羅登呢?有一回她把孩子丟在加萊海灘上自己走掉了,小羅登差點兒沒淹死。

這樣,克勞萊上校夫婦回到倫敦,在梅飛厄的克生街上住下來。在那里,他們才真正施展出本領來;上面所謂沒有收入而能過活的人,非要有這種能耐不可。

第三十七章

還是本來的題目

最要緊的,我們先得描寫怎麼能夠不出錢租房子。出租的房屋分兩種:一種是不連傢俱的,只要吉洛士的鋪子或是班丁的鋪子肯讓你賒賬,你就能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思把屋子富麗堂皇的裝璜陳設起來;第二種是連傢俱出租的,租這種房子,為大家都省事省麻煩。克勞萊夫婦願意租的就是這一種。

鮑爾斯在派克街管酒窖当听差头腦之前，克勞萊小姐曾經雇过一个拉哥爾斯先生。他生長在女王的克勞萊庄地上，原是 본가 花匠的小兒子。他品行端方，举止庄重，相貌長得整齐，小腿生得匀称，因此漸漸从洗刀叉的打杂做到站在馬車背后的跟班，一直升到掌管酒窖和伙食房的总管。他在克勞萊小姐府上做了几年管事，工錢又大，外快又多，攢錢的机会也不少，便公开說要和克勞萊小姐以前的廚娘結婚。这廚娘相当有体面；她有一架軋布机，附近还开了一家小小的菜蔬鋪子，靠着过活。事实上他們好几年前就秘密結了婚，不过克勞萊小姐直到看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才知道拉哥爾斯先生成亲的事。这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七岁，老在他們厨房里，引起了布立葛絲小姐的注意。

此后拉哥爾斯便退休了，亲自掌管着那菜蔬鋪子。除掉蔬菜以外，他又卖牛奶、奶油、鷄子兒和乡下运来的猪肉。大多数退休的管事都开酒店卖酒，他却只卖乡下的土产。附近一帶的管事們都和他相熟，而且他又有个舒服的后客厅，夫妇俩常常招待他們，所以他的同僚中人替他銷去不少牛奶、奶油和鷄子兒；他的进益也就一年比一年多。他不声不响一点兒一点兒的攢錢，年年一样。梅飞厄的克生街二百零一号本来是一位弗萊特立克·杜西斯先生的公館。这屋子很舒服，陈設也齐备，为單身汉子住家最合适。这位杜西斯先生出国去了；他这屋子的永久租賃权，連屋子里高手匠人特制的富丽合用的家俱，都公开拍賣。你道出錢的是誰？竟是却爾斯·拉哥爾斯！当然，其中一部分的錢是他出了高利錢从另外一个总管那里借来的，可是大部分的錢都是自己拿出来。拉哥爾斯太太一旦睡上了鏤花桃心木的床，眼看床上挂着絲綢的帳子，对面摆着大穿衣鏡，衣櫥大得可以把他們夫妻兒女一股腦兒都裝进去，那得意就不用說了。

当然他們不准备永远住在这么講究的房子里。拉哥尔斯买了房子是預备出租的。找着房客之后，他又搬回菜蔬鋪子里去住。他从鋪子里跳出来，到克生街上望望他的房子——他自己的房子——看見窗口摆着石榴紅，門上裝着鏤花的銅門环，在他也是一件乐事。房客的听差有时懶洋洋的在柵欄旁閑逛，碰見他总对他非常尊敬。房客的廚娘在他店里买菜蔬，称他为房东先生。只要拉哥尔斯高兴打听，房客做什么事，吃什么菜，他都能知道。

他是个好人，也是个快乐的人。房子每年的租金非常可观，因此他决計把兒女送到像样的学校里去受教育。他不惜工本，讓却尔斯到甘蔗廬斯威希退尔博士那里去上学。小瑪蒂尔达呢，便进了克拉本区里劳倫鉄納姆大厦佩格渥佛小姐开的女学堂。

克劳莱一家使他致富，因此他爱他們敬他們。店鋪的后客厅里挂着他女主人的側影，还有一幅鋼笔画，上面是女王的克劳莱大厦的門房，还是老小姐自己的手笔。在克生街的日子里他只添了一件摆设，就是从男爵华尔泊尔·克劳莱爵士在汉泊郡女王的克劳莱庄地上的行乐圖。这是一幅石印画，从男爵本人坐在一輛鍍金的馬車里，駕着六匹白馬經過湖边；湖上滿是天鵝和小船；船里的太太小姐穿着大裙子，里面还撑着鯨骨圈，音乐家們戴着假头髮，打着旗子。說实話，在拉哥尔斯看来，全世界最华美的宮殿和最高貴的世家都在这里。

事有凑巧，罗登夫妇回倫敦时，克生街上拉哥尔斯的屋子恰好空着。上校对于房子和房东都很熟悉，因为拉哥尔斯一向不断的在克劳莱家里走动，每逢克劳莱小姐請客，他就来帮忙鲍尔斯伺候客人。老头兒不但把房子租給上校，而且每逢上校請客就去替他当差；拉哥尔斯太太在底下厨房里做飯，送上去的菜肴

連克勞萊老小姐都会贊賞的。这样，克勞萊一文不花的租得了房子。拉哥尔斯不但得付各种賦稅和他同行总管抵押單上的利息，他自己的人寿保險費，孩子們的學雜費，一家老小的食用，而且有一段时期連克勞萊上校一家的食用也由他負担。因为这次交易，这可憐虫后来竟傾了家，他的兩個孩子弄得流离失所，他自己也給关在弗利脫監獄里吃官司。原来悬空过日子的紳士也得別人代他開銷家用；克勞萊上校背了債，倒楣的拉哥尔斯倒代他受苦。

我常想不知有多少人家給克勞萊一类有本事的家伙害得傾家蕩产，甚至于漸漸墮落，干坏事——不知有多少名門貴冑欺枉小商人，不惜降低了身分去哄騙窮苦的廝養，詐他們几个小錢，为几个先令也肯要不老实的把戏。当我們在报上看见某某貴人到欧洲大陆去了，某某勳爵的房屋充公了，其中一人甚至于欠了六七百万鎊的債等等，往往觉得他們亏空得有光采，因为能够欠这么一大笔錢，也是令人佩服的事。至于可憐的理髮司务給他們家的听差梳头洒粉，結果白辛苦一場；可憐的木匠因为太太請早飯需要大篷帳和特別的陳設，把自己弄得精勞；还有那給总管当差的裁縫，那倒楣鬼，受了勳爵的囑托，傾其所有，甚至于还借了債，給他們家的佣人做号衣——这些做买卖的有誰同情呢？显赫的世家一旦倒坍下来，这些可憐虫倒楣鬼就給压在下面，死了也沒人看見。从前有个傳說里面打的譬喻很对：將要掉在魔鬼手掌心里的人，慣常总要这些别的灵魂先去遭殃。

罗登夫妇十分慷慨，凡是以前和克勞萊小姐交易的商人和买办有願意給他們效劳的，統統答应照顧。好些买卖人家，尤其是比較窮苦的，巴不得接这注生意。有个洗衣的女人每星期六赶着車子从都丁来，賬單也是每星期帶着，那堅韌不拔的精神真可

佩服。他們家吃的菜蔬是拉哥尔斯先生自己供給的。下人喝的麥酒經常到運道酒店去賒，那賬單在麥酒史上簡直算得上是件希罕物兒。佣人的工錢也大半欠着，這樣他們當然不肯走了。說實話，克勞萊家一樣賬都不付。開鎖的鐵匠，修窗子的玻璃匠，出租馬車的車行主人，趕車的車夫，供給他們羊腿的屠戶，賣煤給他們烤羊腿的煤店老板，在羊腿上洒粉鋪鹽滴油的廚子，吃羊腿的佣人，誰都拿不到錢。據說沒有收入的人往往用這種方法過好日子。

在小市鎮上，這類事情少不得引起別人的注意。鄰居喝了多少牛奶，我們知道，他晚飯吃肉還是吃雞吃鴨，我們也看見。克生街二百號和二百零二號的住戶，有家里的佣人隔着柵欄傳信，大概對於他們隔壁屋子裏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好在克勞萊夫婦和他們的朋友並不認得這兩家。你到二百零一號裏去，主人和主婦臉上總挂着笑，誠誠懇懇的歡迎你，怪親熱的跟你拉手，還請你享用豐盛的酒菜。他們對所有的人都是這樣，仿佛他們一年穩穩的有三四千鎊進款。事實上他們雖然沒有這麼多現錢，享用的人力物力也確實抵得過這個數目。羊肉雖沒有出錢去買，反正總有得吃；好酒雖然沒有用金銀去換，外面人也不會知道。老實的羅登家裏請客，喝的紅酒是最上等的，菜肴上得整齊，空氣也融洽，誰家比得過他呢？他的客廳並不富麗，却是小巧精緻，說不出有多好看。利蓓加把裏面布置得非常文雅，擺了好些巴黎帶回來的小擺設。陌生人看見她無憂無慮的坐在鋼琴旁邊唱歌，總覺得這是美滿家庭，人間樂園，做丈夫的雖然蠢些，那妻子卻實在可愛，而且每逢請客，都是賓主盡歡的。

利蓓加人又聰明，口角又俏皮，喜歡油嘴滑舌的說笑話，在倫敦自有一等人捧她，立刻就成為了這些人裏面的尖兒。她門前常

常停着一輛輛馬車，行止十分掩密，里面走出来的全是大闊人。她常常在公園兜風，馬車旁边挤滿了有名的花花公子。她在歌剧院三層樓有个小包厢，里面总有一大堆人，而且每次不同。可是說句實話，所有的太太看她不是正經貨，从来不和她打交道。

关于太太小姐堆里的風气和習慣，写書的当然只能間接听見一些。这里面的奧妙，男人不能領会理解，譬如她們晚飯以后在樓上說些什么話，先生們就無从知道，这道理是一样的。你只有不断的細心打听，才能偶然長些見識。同样的，常在帕尔莫尔街上走动，在倫敦各个俱乐部里出入的人，只要肯下功夫，对于时髦場上的情形自然也会熟悉起来。有时是親身的經驗，有时是和人打彈子或吃飯听見的閑話，都能供給你不少資料。譬如說，天下有一种像罗登·克勞萊一类的家伙（他的身分上文已經表过），在一般局外人和那些耽在公園学时髦的新手看起来，真是非常了不起，因为他竟能和最出風头的花花公子混在一起。又有一种女人，先生們都欢迎，他們的太太却瞧不起，甚至于不理睬。法愛白蕾絲太太就屬於这种人，你在海德公園每天都能看見她，一头美丽的金頭髮梳成一卷一卷，到东到西有國內最聞名的豪華公子們簇拥着。另外还有一个洛克烏德太太，每逢她請客，时髦的報紙上便細細的登載着宴会花絮，王公大使都是她的座上客。此外还有好些別的人，可是和本文無關，不必說了。好些不知世務的老实人，喜欢学时髦的乡下佬，看見她們摆的虛場面，远远的瞧着只覺得眼紅，明白底細的人，却知道这些給人羡慕的太太原来在“上流社会”是一無地位的。在瀝默賽脫郡的不見世面的地主老婆，当然只能在“晨报”上讀讀她們請客作乐的消息，可是兩下里比較起来，她們踏进“上流社会”的机会并不能比乡下女人多些。这些可怕的事实，住在倫敦的人都知道。